讀四書叢說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四書叢說

(一)

許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經苑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金華覆刻經苑故據經苑本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讀四書叢說四卷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册。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閒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大學叢說

元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爲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至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言因氣之昏。牽引物欲。故失其善一有至復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爲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教之始。

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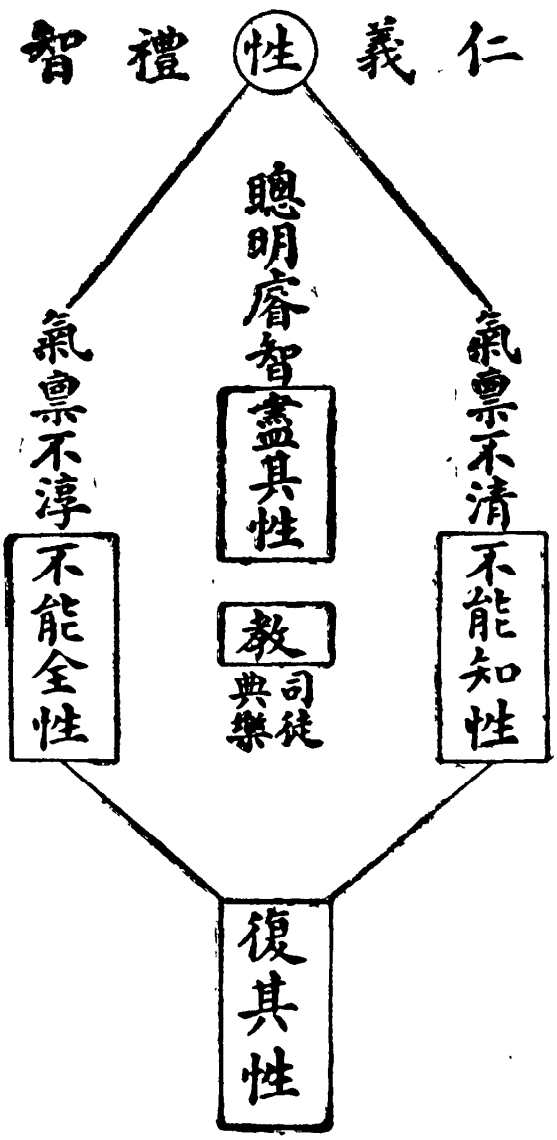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爲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於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政教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教於萬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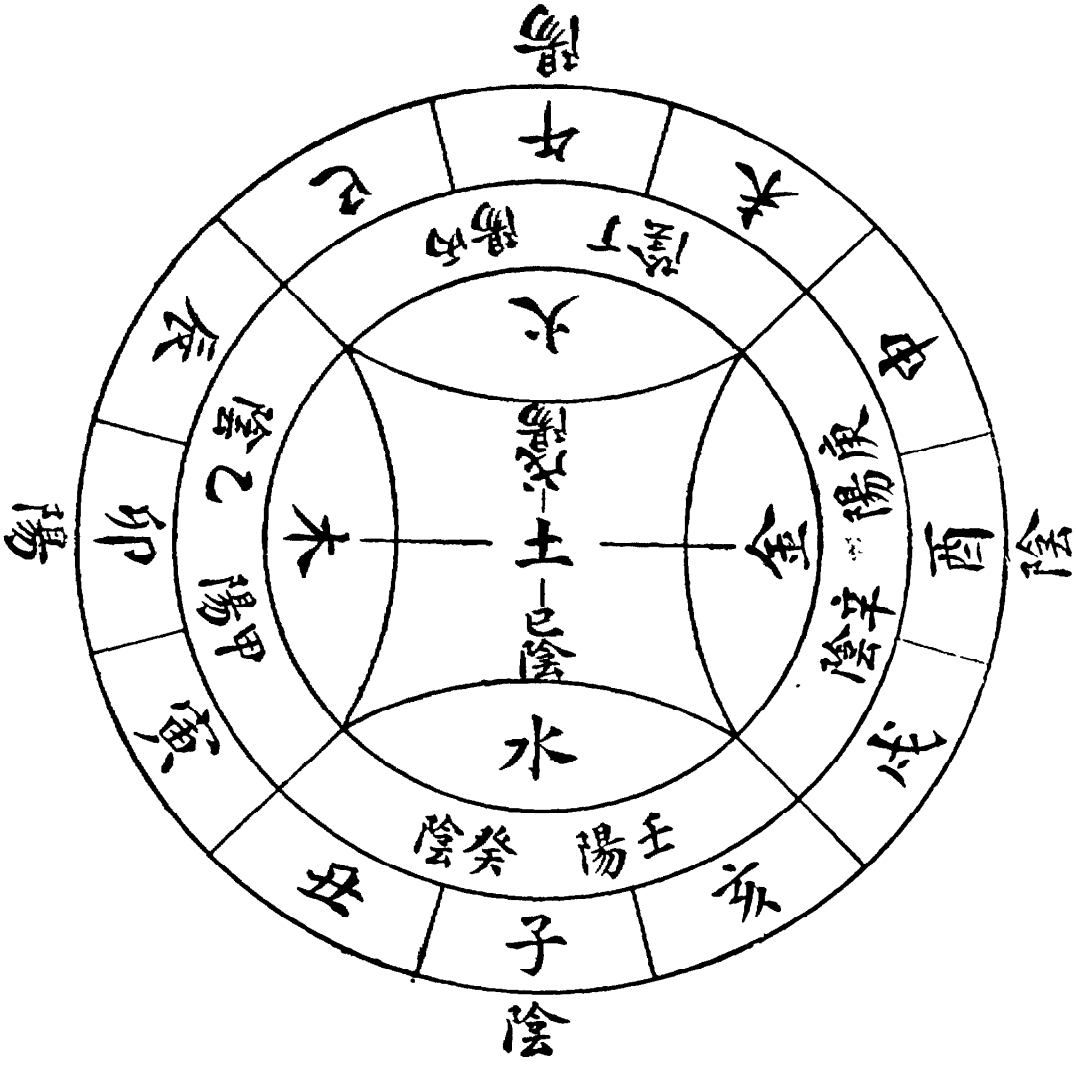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教熄。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爲第三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復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便立陰陽之名。及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天地自開闢至於復閣。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之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氣之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於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矣。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柁。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卽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太元木爲性仁。金爲性義。火爲性禮。水爲性智。土爲性信。五性本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吻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爲信。土神爲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卻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爲聖賢。卻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學。且又不可不學也。

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離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也。聽得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天命爲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卽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今匝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爲父子。則極於慈孝。爲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胄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學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三代之隆。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修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教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陳祥道曰。四代之

學如此。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成均、以成性也。又曰、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祀先賢於西學。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卽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於東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國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也。

陳氏周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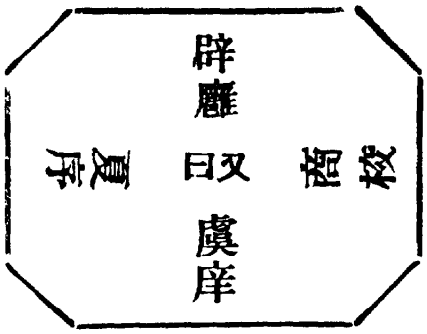
瞽宗　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成均
東序　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項安世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以成性也。有虞氏卽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

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以成其德也。學之義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至於商。先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郊。又曰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蓋假借字也。侯國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序。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矣。

項氏周學圖



右天子之學。卽王宮之學。（諸儒之言不同。）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長樂陳氏曰。

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以達於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也。

右諸侯之學。卽國都之學。

鄉五州	州五黨	黨五族	族四閭	閭五比	比五家
鄉大夫卿	州長中大夫	黨正大夫	族師上士	閭師中士	比長下士
萬二千五百家	二千五百家	五百家	百家	二十五家	五家
遂五縣	縣五比	鄙五鄰	鄰四里	里五鄰	鄰五家
遂大夫中大夫	縣正下大夫	鄙師	鄰長	里宰	鄰長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老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庶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陳祥道禮書曰。坐

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疏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庠。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右鄉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尙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國。九里之郊。五十里國。三里之郊。

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

大戴禮曰。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亦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按大戴禮是王子入學歲數。書傳前說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歲數遲速不同。程子止據大戴禮酌中爲定。朱子從之。

灑埽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灑者播水於地以浥塵。埽者運帚於地以拂塵也。　實水於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室中握手灑之節也。　如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攝。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之類。是埽之節也。扱音吸。拚、弗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攝又作揲。舌也。竝以涉反。執箕以舌自嚮也。　如

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又如長者不及。毋儳言。毋勦說。毋雷同之類。應對之節也。　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如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

禮謂五禮。吉禮、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禮。凡十有二。凶禮、喪、荒、弔、禬、恤。凡五。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凡八。軍禮、師、均、田、役、封。凡五。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六。　樂謂六樂。雲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射謂五射。白矢、謂矢貫侯過。見鏃白。參連、長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羽頭高、鏃低。去剡剡然。襄尺、謂臣與君射。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剡、失冉反。襄音讓。　御謂五御。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間容握騶而入。轠則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謂在交道而車旋應舞節。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　書謂六書。象形、爲日月之類。象形體爲之。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轉註、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左右相註。處事、謂上下之類。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謂形聲合一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工可爲聲。　數謂九數。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布以御交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稟務。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圓。句股以御高深廣遠。衰、初危反。稟、力錦反。冪、莫狄反。朒、女六反。

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衆子將封國爲諸侯。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衆子將爲大夫公卿。大夫元士適子皆將繼世有祿位。不問賢愚。皆必當學。若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則與凡民同。擇俊秀入大學焉。

漢有秀才、士之美稱也。北史萬人之秀曰俊。凡俊秀只是人才出衆之名。

次第、言小大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

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只是五者之常倫。

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陵、小山也。夷、平也。陵夷、言邱陵斜陁。漸漸與地夷平。教化漸廢至於無類此。

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對說。

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支流餘裔。卻是止把衣與水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也。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謂八條卽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爲規模。上七條爲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天下平。

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於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論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爲道。而其用專以淸靜爲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而以寂滅爲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戾。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百家各自立意。持論人人不同。諸子小說是也。衆技、陰陽卜筮醫藥種樹雜藝是也。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家衆技。又以新奇詭異、禍福射利之說誣民。所以人皆眩瞀。奔趨之不暇。是故沈迷汨沒。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雜出乎其間。是俗儒異端之間。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無塵俗勢利之趨。故被他立得根基牢。若可與正道角。此外則必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漢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數術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也。方技家、醫藥之類也。此序蓋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

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於時天下分裂爲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於弑父弑君。篡攘傾奪。權譎變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有甚於此時。故曰季世。

治休美而教詳明。

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指歸趣向。趣言其始。歸言其終。
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經

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卻是言大學中教人修爲之方爾。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於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於己。然後有下一意。
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爲形。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濁純駁之不同。得清者爲智。得濁者爲愚。純者爲賢。駁者爲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知。又爲物欲牽引於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

欲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因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雖者當憑開發磨瑩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人之生同得此理。與我無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用功明其德。此新民之意。

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於心者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此心。卽有此理也。得此性存於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雜氣言之。然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三句固是大學之綱領。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固若一般。今且借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腳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告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

此安字與朱子所言略有不同。然亦不妨通意。試審思之。

物卽事也。事卽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民。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朱子語錄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處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德之道於天下。下明德字。包章首明明德三字。章句使天下之人。使字體貼上明字意。

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

八條目前段。自下說上者。明明德新民工夫。後段自上說下者。止至善之功效。

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此本字舉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對家國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家者。父子兄弟夫婦所在。固所當厚。國與天下皆推此以接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教人薄於遠。正是教人厚於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

一貫看下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其具衆理故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惟虛靈故能具衆理惟不昧故能應萬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卻是說上明字但爲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體至未嘗息者證其所可明下言明之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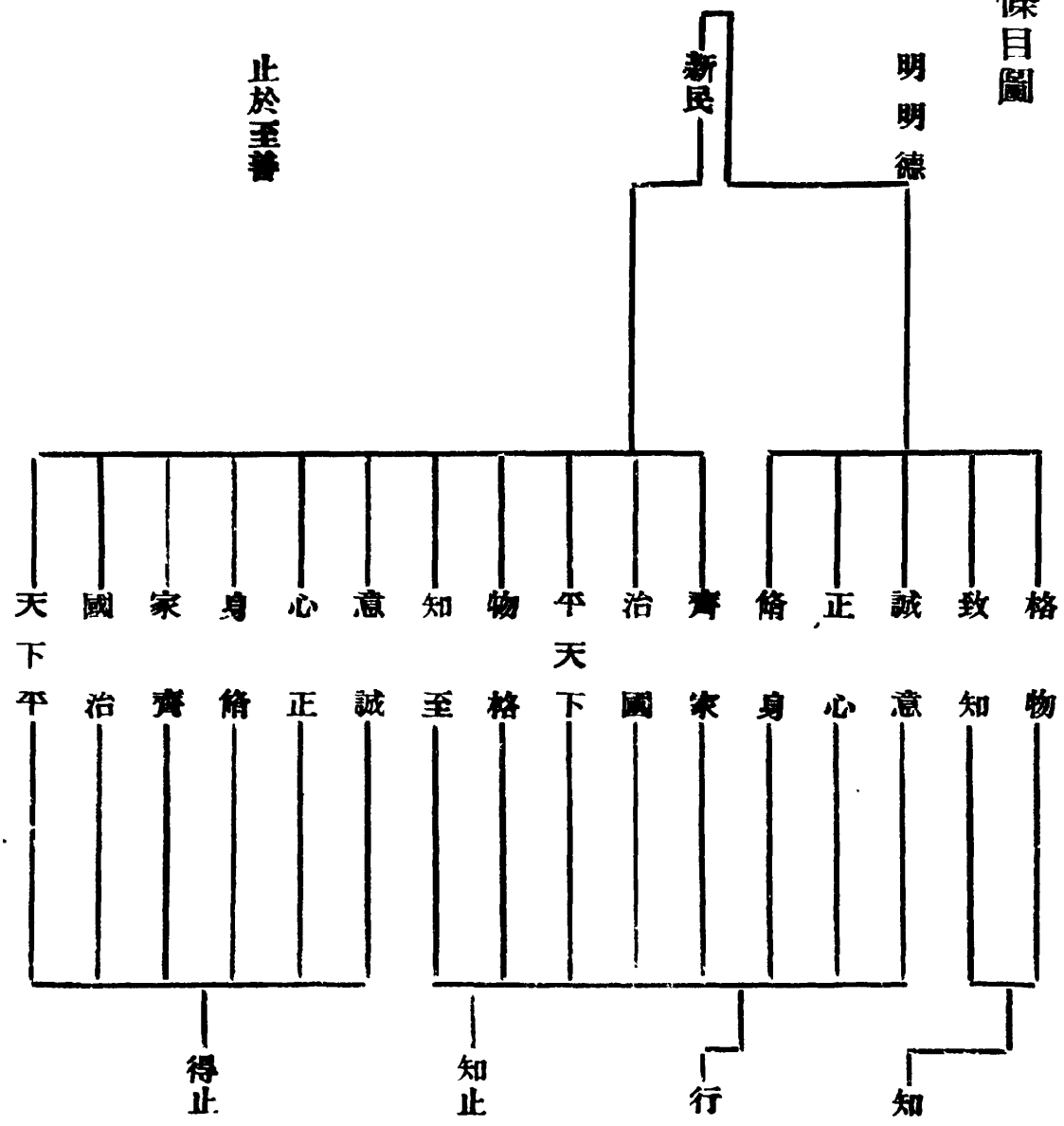
氣稟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稟濁駁有微甚則物欲所染有淺深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稟已一定物欲則日增用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卽是義理極處卽中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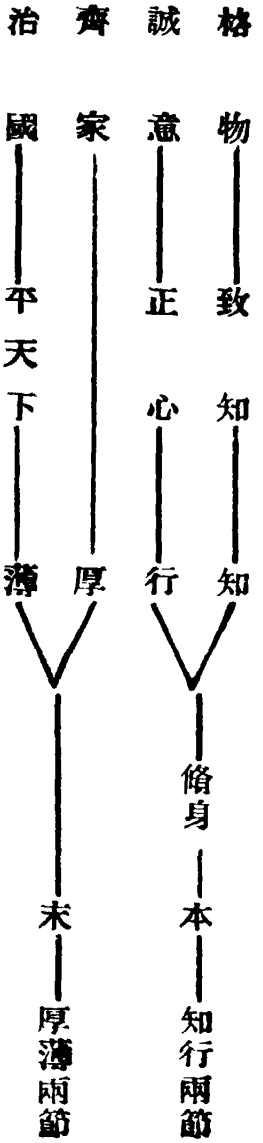
事理當然釋善字極釋至字

修身以上至新民之事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於明德新民二綱物格知至至所止之序結八條目後節效驗上貫知止能得五句而總於止至善之綱

三綱領八條目圖



本末圖



傳首章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衞。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曾子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卽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明命卽明德。就天付予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

帝典卽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卽明德。

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傳二章

古人沐浴用盤盛水。以杓取水澆身。以杅承之。苟訓誠。猶今文言果能眞能。此一節自新。卽明明德之意。

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

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

第三節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卻只於中可見。

傳三章

夫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中各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事得其當。

而止於至善也。緝熙體上言。敬止用上言。爲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於至善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卽至善也。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於窮理而力行。

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學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於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於仁也。崇侯譖文王欲叛紂。紂囚之羑里。文王默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旣釋之。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敬也。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爲聖人。康叔封聃季載爲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爲文王子。則止於慈可見矣。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爭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言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於信可見矣。

淇澳之詩。美衞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旣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曾子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曾子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以下。皆以

效言。瑟兮僴兮。曾子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曾子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賢親樂利。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邦畿一節。言物各有當止之地。只平說止字。緡蠻一節。言知止。穆穆一節。言止於至善。淇澳一節。言明明德、止至善。於戲一節。言新民止至善。

章句邱隅。岑蔚之處。是山岑銳翥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翥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朱子註文王之詩曰。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註載見俾緝熙於純嘏曰。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註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曰。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而註此則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善也。以三詩之註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緝之熙之。是繼續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謂緝熙其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

推類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曾子以恂慄釋瑟倜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頹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倜之義可見。宜著盛大是四字兩意。總解赫喧二字。

講習討論是一串說。省察克治是兩節意。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

饒雙峯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傳四章

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況齊家一條。聽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雖是解經。亦偶取聖人兩句來說。一事以爲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爲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衆人無異。然爲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爲之剖斷。亦末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續以明之。其意蓋曰。何以使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定。爲人不肯認己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爲是。用虛妄誕謾之辭。強辯力爭以惑上。聽上之人。爲其所誑。而亂事之眞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訴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此謂知本一句。只

是結聽訟之本。不是結凡新民之本。詳讀可見。

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卽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直一曲。只是爲聽訟者可瞞。故雖理屈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敢欺其上。則不敢爲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傳五章

此謂知本。饒雙峯云。知本只是物格二字之誤。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大學在禮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爲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學工夫始於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之意爲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爲二。

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卽是格物一事。見在字意。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與理之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氣稟拘物欲蔽者。不可不致格。大學始教。是言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爲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只把致格兩事統說在裏。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知死之道。又如曾子聞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蓋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於一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於一章中窮究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物中表裏精麤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麤無不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揀見甚麼物來。只把此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喻。大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云。更無凝滯。此喻最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全體卽前具衆理。大用卽前應萬事。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爲先。

表裏精麤。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麤是節目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爲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爲禮節中之至理也。

此章須兼看或問。

傳六章

誠意只是着實爲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愼獨是誠意地頭。

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爲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使人知所趨向。

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無詐僞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前愼獨以心言。後愼獨兼所處言。

潤身體胖。已含修身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爲善非爲己也。

章句於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於愼獨云。審其幾。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德要實。然心以體統言。意卻是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於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人未知時要誠。及

至事形之後。卻不必誠可乎。愼獨而謂之審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已形見了。此時於工夫。卻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於事爲明矣。而亦曰愼獨。又十目手所視指。及潤身體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後始終。可謂分曉。銷沮閉藏。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卻是用意。大凡爲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皇。爲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爲。故見君子之專爲善者。一時慚愧。前張皇之氣銷沮。自不可留於是。暫爲善以閉藏。不善厭鄭氏讀爲饜。註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烏斬烏簟兩音。說文。歐減反。釋曰中黑也。正是暗晦意思。今宜讀從烏斬。

用力之始。言致知。用力之終。言誠意。序不可亂。謂致知然後誠意。功不可闕。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傳七章

有字當重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卽是心不得其正。

集義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繫於物。心便爲其所動。所以動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者。都是爲物繫縛。愚按朱子說此三箇有所可謂。推明詳盡。子莫執中。事未來之有所也。莊周緣督。應事際之有所也。顏子不遷怒。事過後之有所也。

事未來不可有意。事已往不可留心。

忿懥四者情也。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是情之名。聖賢隨事提出告人。所以不同。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當喜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所以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雙峯謂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大率忿恐好憂四字稍輕。下四字尤重。此章兩節。前節說正心。後節說修身。

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但是有所二字爲重。事來感此心。隨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於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忿至於憤。恐至於懼。好至於樂。憂至於患。此是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忿憤應當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憤、怒也。但忿是怒之暴。憤是怒而有恚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卽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旣誠意。又須正心。

傳八章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好上事。敖惰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

金先生曰。敖惰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若一向偏於忽之。則必有不知其善之弊。又曰。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章。此五事是事上失。故在修身章。

誠意章正言工夫。又反復言其弊。正心修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意既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關防。

傳九章

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盡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茲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

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一句。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藏乎身不恕。是存乎身者。無可推之道。

孝弟慈而爲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讓貪戾。而國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繼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宜其家人。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曾子引此以明學者德化行於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進一層說。第三引詩而言父子兄弟足法。亦是我之威儀全無差忒。誠心德化。感格上下。而父子兄弟之慈孝友恭。皆可爲天下法。然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己有德。人感而化於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學中皆具此二意。此章章首至成教於國是化。三所以是推。保赤子。是就慈所以使衆一條上說。是推。仁讓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無諸己是推。三引詩是化。

傳十章

此章分作四節看。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

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四節中又分爲小段看。

第一節專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卽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於下。興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

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修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凡。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模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處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己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者己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於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矩以器言。卽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

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旁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

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

且如君十卿祿。爲君者但於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於民。我所得既多。他所得必少。此卽是不能絜矩。凡事皆是如此。

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太師。三公。惔、燔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興兼比體。下六句賦體。言截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巖巖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惔、憂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於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困於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學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處卻當兼下文看。尤見分曉。）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爲天下僇。

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蓋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卽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

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第二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五段。

第一段君子先愼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修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第三段財聚財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第三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專在於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

第一段引楚書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

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生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第二段語見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善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尙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節當假作三人看。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以在上爲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面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

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含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僞雜傾躁。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妬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既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家。而不能保子孫衆民。此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媚嫉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下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第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此節雖主用人言。然爲君者自忠信則能用忠信之人。其原又在上。

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失以事言之。第三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尙德尙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

第四節言生財之道。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謂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卽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章本多是推意。此段卻是化。

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尙不可與民爭。而況爲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

以利爲利。快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爲利。不過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盤冰。共音恭。鑑。胡監反。盤大口者。春夏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於其中。以禦温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牀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

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

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源也。

讀中庸叢說上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卽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

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卽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飮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旣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善旣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

下當與公字對、卻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已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子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紬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卽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卻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

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略謂此。巨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學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竪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說。常竪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

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教。使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修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修處。亦和物都修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卽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愼恐懼。與愼獨對說。此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卽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卽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常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愼獨兩事。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脈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愼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兼擧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愼獨兩項界限。蓋愼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愼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

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眞會得活。若著箇物字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愼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卽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卽理動。理動卽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愼獨兼大學兩愼獨意。大學愼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旣言戒懼工夫。故愼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獨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卽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是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卽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

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者謂之性。卽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修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卻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卻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旣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卽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言之。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卽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有子時而不中。卽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旣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旣言隨時處中矣。下卻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愼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卻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卽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淸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淸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知。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此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知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卻有處之厚薄不同。卻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

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卽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復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淸。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晳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者。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後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略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卻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汨爾。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倣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

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衹金革死而不厭。卻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卽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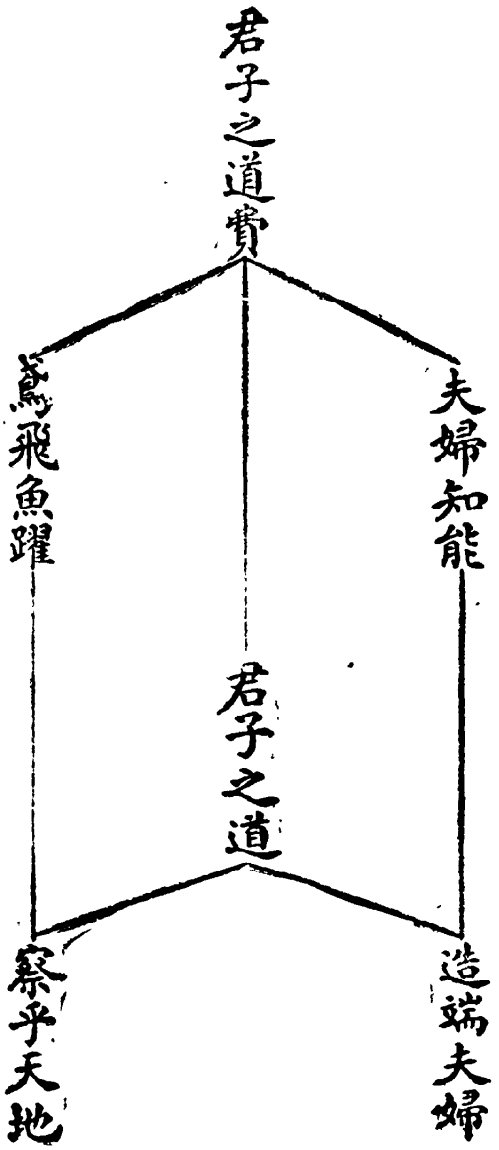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未反者。則性也。章句此音當改。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鳶飛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仝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囿於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顚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功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之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愼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於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體之微。指理性言。舉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其事。（老聃爲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眞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方可。

十三章

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尙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卻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止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自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己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故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

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修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卽是恕。蓋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卻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裏面推出也。

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請救於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章下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眞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略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

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纔願乎外。卽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卻是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掩豆。難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太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卽大學三引詩之意。

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

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旣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

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亦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卻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擗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此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夫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覆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卽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用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竪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

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迹。此是開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如此之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物相摩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其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陰。鬼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此氣。在人體認。故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卻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陰與陽合。爲物之始。陰與陽散。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氣反而歸爲陰爲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鬼神。無往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卽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上說陰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陰與蔭同）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烝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卻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卽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舜封子均於商。蓋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絕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

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卻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卽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爲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生。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蓋武王之齡古書不一。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組紺以上通鑑前編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路史謂稷生蔡甸。蔡甸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侃、愉、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組紺號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輯略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於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此皆費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爾。此抵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全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故曰達孝。饒雙峯意亦如此。

修廟只是拚埽整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漏拂塵洒埽之類。古注修、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

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卽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卽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卻於禰廟幷祭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宏璧、大璧、琬琰、琬圭、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東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允、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罔也。謂貝之大如車之罔。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鮮羽膳膏羶。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音渠。乾雉。鱐音搜。乾魚。鱻與生同。魚也。羽鴈也。膏、脂也。香

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麝物成而充。脤鱻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接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雖是包下三語。然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之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共鬯。鬱人掌祼。內宰贊祼獻。司徒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饗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於廟中者皆是。肆託歷反。亨普庚反。

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

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論語專爲禘發。其說精。中庸汎言祭祀。其說詳。恐非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說下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達道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修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於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修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修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修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卻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修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三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況朝廷乎語錄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材字意亦兼貨財而言章句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卻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

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動。總一身而言。視聽言之類皆在其中。

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卻在上下文賢與大臣士條內。

語錄勸親親也。似多一親字。勸者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推至於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先明善。明善卽格物致知。誠身卽意誠心正身修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顚躓然。事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

處置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卻主下事。上說蓋修道之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眞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人當體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學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問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眞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卽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學。學須當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入。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愼思。旣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處。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己。蓋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

爲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博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淵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卻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問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歟。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之泛、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礙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愼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卽字也。蓋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舉。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修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興起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修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修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之。修身以道。而修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繳上兩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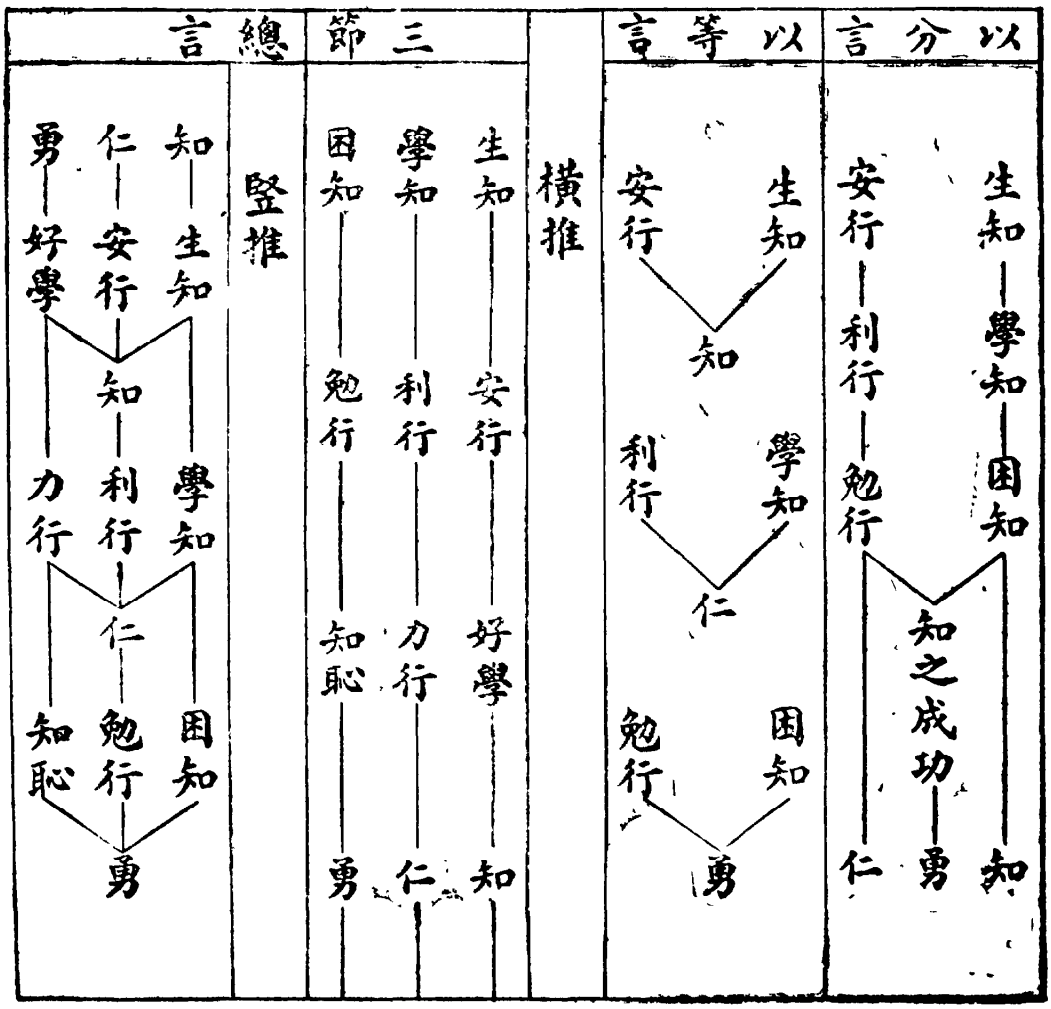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意是尊賢。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圓活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卽仁義智禮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此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德非其德。上德字卽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於天者。下德字。是成之於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

所有。

章句謂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所以知之成功爲勇。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今以三節總言橫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竪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知之成功。而一爲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疆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



終是遺卻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修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卻只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彊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體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爲正。友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資於先知先覺、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卽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爲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語錄餼、牲餼也。稟、卽廩給。周禮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之。稍食之稍。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槀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槀、古老反。注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槀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卽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縶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之物。瓜瓠葵芋。鄭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等。及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甸、卽乘字。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

跲訓躓。躓、陟利反。行有罥戾失足也。左傳杜回躓而顚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實。雖有事親之文。卻只勉強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眞實無妄。眞則無僞。實則不虛。是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掠過。有質高恃才而不屑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卻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兼小大。此章下曰。包費隱。兼小大。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

十九章。各舉費之小大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羣目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駕虛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愼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子、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道以之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

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卻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尙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眞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二十二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己性內了。

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己之性。卽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疏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眞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

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重。手容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亙宇宙固可一以貫之。

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此言聖人盡己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卻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爲中庸。

禎祥。說文。徐鍇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祆孼。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孼。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歸。子貢未爲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爾。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

心私則日僞。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心。

誠者自成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蓋經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己。必其心眞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廣如此。

語錄克己復禮爲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

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內之道。外指成物。內指成己。既合外內。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下箇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入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之於事無不當也。須看故字。

時措之宜。卽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昭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者久。則徵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爲甚善。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

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

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俊德、以至於民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於學。至於從欲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甚精密。豈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卽不息。則久之久。悠卽悠遠之悠。久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喻。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自首章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而無不周。細而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學三字。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卽須行之。所謂道那問學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卻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

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之。

語錄。敦厚以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卻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卻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到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聖人之道
-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尊德性
-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問學

尊德性　致極溫敦　存心之屬

道問學　廣高　大明故厚

盡道知崇

道問學　精中　致知之屬

微庸新祖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卻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邪。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卽見於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愼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之。意尤分曉。

燖音尋。火熟物也。論語疏。溫故如溫燖故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汚而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是賤而自專。居周世欲用夏殷之禮。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菑及其身。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禮。車同軌。是就制度中擧一事言之。

車輪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氣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隉不可行。有司得以討其罪。

夏禮曰說。殷禮曰學。蓋孔子殷人也。杞不足徵。是杞全徵。文獻皆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禮。未盡壞。但非當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書名者。書卽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錄倫是次序之體。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

修德。

上文四句。下面四句。卻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卽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卽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爲準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卽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卽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三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卽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於天地。卽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

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錄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第三節言天地之大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竪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萬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亂第三節並行而不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今日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固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中庸分爲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爲首顏路則皆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章言費隱之大其下歷敍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敍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三十一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五也字。上一字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德之備。就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於下言四者之德。

語錄。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時出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

三十二章

饒雙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由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命謂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卽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卽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而已。

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教。卽在其中。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思。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三十三章

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至於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

自內說向外至於極。此章是自外說向內至於極。

衣錦尙絅一節。

絅褧同。字書縈也。三字音同。縈、皇侃。績以爲布。蓋用此布爲禪衣。禪从衣从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加衣謂之褐禪者。卽褐衣也。爲錦衣有文太著。故用疏布以褐之。不欲揚其文也。

今詩衣錦褧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尙絅。或是逸詩。或是子局隱栝。緊要在尙字。所以下卽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卽尙絅意。闇然言君子修德。只是鞭辟近裏做工夫。略無淺露表暴之意。雖然。卻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卻無積累之實。只昏暗、安能有成。闇、隱晦貌。的、明也。光的然小明昭灼之貌。

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道不可離也。

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

温、是温厚。温厚似混侖不分曉。而條理斬然。

語錄。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温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效。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可與入德。如可與共學之可與。

章句絅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裘之上者謂之褐。加褐上者謂之襲。襲則禮服也。絅則當爲褐。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裘之上者。非褐襲之襲。

有爲己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顯。

潛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愼。

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之地。

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尙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愼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也。此卽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愼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也愼獨久而熟、方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交修並擧。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尙、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於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愼之意。

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進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爲兩途。今我之誠既能感幽。而況與我同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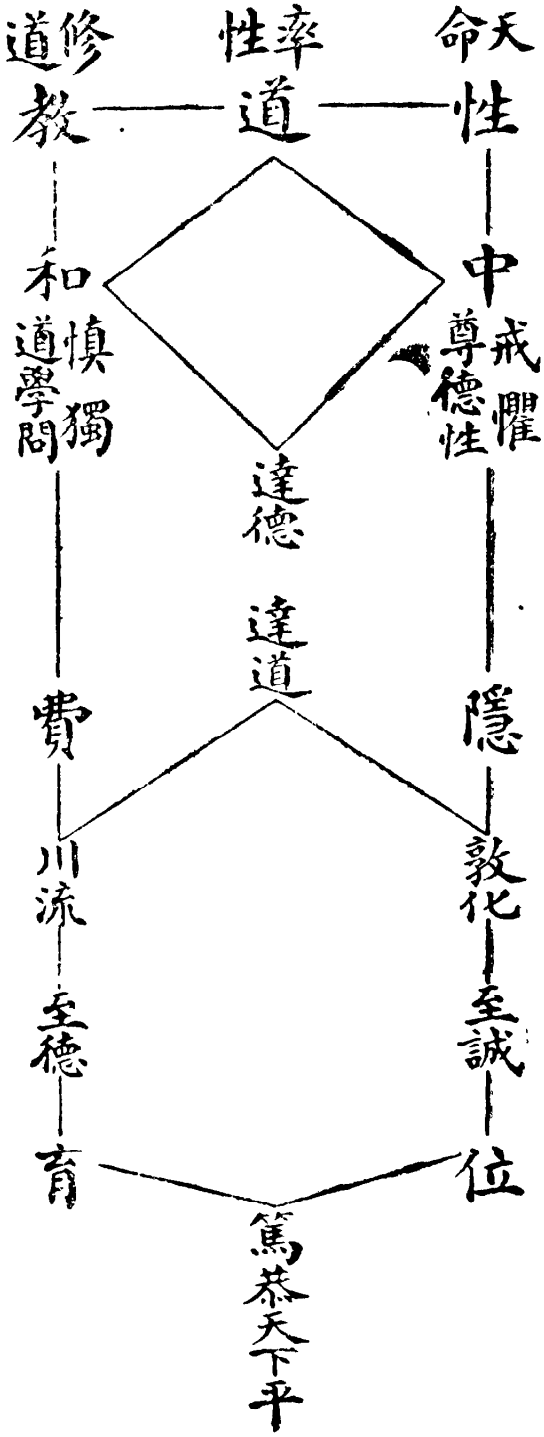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卽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予懷明德一節。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卽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愼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